

四季民俗

韦兴儒/著

黄果树景区布依族风俗亲历

瀑乡

g u i z h o u b e n t u w e n h u a

贵州本土文化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贵州本土文化 2002

P U B L I S H E R

M I N S U

瀑乡四季民俗

——黄果树景区布衣族风俗集历

韦兴儒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瀑乡四季民俗/韦兴儒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11

(贵州本土文化. 2002/周国茂主编)

ISBN 7-5059-3832-0

I. 瀑… II. 韦… III. 布依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IV. K892.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0794 号

书 名	《贵州本土文化 2002》丛书(共 9 册)
主 编	周国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国勇 张寒梅
责任印制	孙国勇 邢尔威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4.5
插 页	18 页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书 号	ISBN7 - 5059 - 3832 - 0/I. 2954
定 价	9.6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黄果树景区的布依族民俗,是驰名中外的瀑布群观光旅游的一道独特人文景观。作者通过春、夏、秋、冬四季布依族有趣民俗现状的亲历和对过去亲历的反顾,向人们展现名胜旅游区外来文化与本土民族文化冲突、兼容及和谐发展及变迁的奇特风貌。

目 录



导语 我的瀑布情结 (1)

春 (9)

牵“莫”与挑新水

寻觅失落的文明

守望女儿的日子

到汉族老庚家作客

山会的季节

让牛流泪的油团粑

记忆刻木通信



夏 (55)

打打闹闹开秧门

草标习俗联想

“百越鸟田”与祭田埂

晒衣亮家底

水枪·棕粑与史诗舞

月光下的游戏



秋 (84)

鬼节看“神游”
挂祖宗牌与接谷魂
挂阎王刺及传说
吃新节祭狗
与“老协”共度重阳
难忘“达丁”情



冬 (109)

吃鸡“屁股”的媒人
鸾书的藏匿与“侦破”
当一回“包古”去挨打
去当送梁客
自酿米酒才醇香
敲响铜鼓送除夕

— 导语 我的瀑布情结 —



导语 我的瀑布情结

一 瀑乡四季民俗 一

驰名中外的黄果树瀑布就在我家乡。美丽而又清秀的白水河,从我的村子——扁担山龙头上的孔马村后往下流去六公里,冲下峭崖下的犀牛潭,就成了现在的黄果树大瀑布。瀑布的伟大奇观,往下的天生桥上石林等等,朋友们有的亲临,有的从电视电影见过,有的在报纸书籍看过介绍,就不去一一说她了。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心中的黄果树瀑布并不像现在这样子——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或报纸上见到她;那络绎不绝的过往车辆载来各种肤色操着五花八门口音的游览人群;那戴着假壳(布依族成年妇女头饰)穿着织绵夹衣和蜡染百褶裙的我的同族妇女,在追逐着游客逗售手中的纪念品;那一群群的在校学生,逃学来追着客人自荐充当低价导游;那美丽的我的同族姑娘,背着衣裙拦住客人出租民族服饰或每张十元陪客人照像;那来往瀑布下的长长石阶路两旁,琳琅满目的蜡染织锦摊位;还有,那通宵从歌舞厅传来的我觉得十分刺耳难听的音乐声……

我幼年时期就知道离我家不远的下游有一道很大的瀑布。在我家乡,从我们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往前无限远的先辈们,在各自用布依语交流谈到黄果树瀑布时,都不叫她黄果树瀑布,而是叫“公水牛大瀑”(布依语意译)。谈及瀑布旁的那个当时小小的汉族寨子时,也没人叫黄果树寨,而是叫“哈呐”(布依语意为住下面的汉族村子)。我们的“公水牛大瀑”,在我们的心目中似乎就从没和“哈呐”联系在一起用黄果树来给她命名。直到我进县城读中学,我才知道汉人把我们的“公水牛大瀑”叫黄果树瀑布,并且是因为瀑布旁的村子叫黄果树。因为有史以来中国的交际语言文字大都用汉语汉文,所以书上,地图上都把我们的“公水牛大瀑”叫做黄果树瀑布;从此,我们这代人就认了,我的后代们从小就认了——他们即使使用布依语交流时也不叫“公水牛大瀑”了,也跟着汉人和书本叫黄果树瀑布。直到我20世纪80年代中期转入民族文化研究后,了解了瀑布周边社区的历史,我才

开始为作为边缘弱势的我的民族文化暗暗感到伤感。

作为百越民族骆越支系的布依族，在秦末汉初就在这一代建立了牂牁国。古牂牁国以北盘沿岸为中心，这里距北盘江 20 余公里，应是牂牁国的中心属地之一。而黄果树这个村子，据他们的家谱记载，是明朝朱元璋时代才开始陆续在此落脚的。当初，这个地方处在镇宁、关索岭两个古驿站中间，那时那些半军事化的“邮递员”们，传递信函半途中常在瀑布旁驿道边歇息，一些商品观念较强的汉民便来此开个小吃店，卖些布鞋什么的。随着驿道沿途的经济交流日渐频繁，在此来往歇脚的人越来越多，定居此地做生意的人也就形成了一个小村落。大概是最早的小店旁有一棵黄果树（黄果树村 70 岁的李姓老人语），人们就把这地方叫做黄果树了。这个小小的汉族村子，20 世纪 50 年代是扁担山区安庄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只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区后，中国国门大开，吃饱喝足后还有余钱的人们陆续成群结队地来看瀑布，这里便有了宾馆，旅社，成行成市的饭店，原来的小村升格成了黄果树镇。再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便升格成了与原所辖县政府同级的黄果树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的首府。

我所说的“暗暗感到伤感”，就在于我后来发现土著布依人叫了近两千年的“公水牛大瀑”竟然被明朝初年才出现的小小“黄果树”给取代成黄果树瀑布了。强势文化的冲击力多么巨大啊！一阵不大的浪潮可以改变沙滩的面貌，因为它来自大海；小溪的流水不论怎么清秀动人，淌进江河大海才是水的生命本质。从“公水牛大瀑”到黄果树瀑布，这是大中华文化演进的法则。但我究竟是大瀑布最初享有民族的后裔，请大家理解我的“伤感”。

因为我这无聊的“伤感”，我时常幻想着，这大瀑要是当初直到现在都叫“公水牛大瀑”，那勇猛和力量的含意在大瀑来说多么的切贴和富有诗意啊。为此，我曾与管委会里我的一些朋友提过建议，在未来的黄果树大街两旁，摆上千头不同姿态的石雕水牛，配与布依族富有个性化的石头建筑，取名“石

— 瀑乡四季民俗 —

- “牛街”或“千牛街”，把瀑布如水牛般勇猛和力量的含意与稻耕民族对水牛的崇尚结合展现，那将是景区又一道富有文化含意的景观。

不论是“公水牛大瀑”还是黄果树瀑布，我都很爱她。因为她是我家乡的象征，是我祖先和父老乡亲生存勇气与奋进力量的榜样。她从我幼年时代起，就溶入了我的生命能量和我的心灵。

我知道在我家不远的下游有个大瀑，是五六岁的时候从我母亲那里听来的。我曾在一篇叫《油灯·草鞋·妈妈》的散文中说过，从我的童年到青年，我家都十分的贫寒，我母亲在若明若暗的油灯下，佝偻着瘦小的身躯，一双草鞋一双草鞋地打去卖钱，供我念了中学和大学。就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母亲尽管夜夜打草鞋还是无法解决家中的灯油和盐巴费用。每每临近过年过节，母亲为了给我和弟妹们添件新衣或一双新鞋什么的，她总要天没亮就起来，装上一个竹篾饭盒的饭，带上镰刀和扁担，到瀑布下游的天生桥去割茅草，晚上天黑尽了才疲倦地挑着一担茅草回家。母亲时常连续去上一个星期，把割来的茅草晒干后编成草席拿到集市上卖。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母亲起早贪黑一个星期的辛劳，割来的茅草可以打上五六床草席，每床可以卖出一升米左右的价。见母亲这样“两头黑”地劳累，我几兄妹也感到心里很难受，就问问母亲：“妈，割茅草的地方很远很远吧？林子很深很深吧？在林子里会很害怕吧？”平时母亲只是简单地回答：“不远，林子很深，有伴着哩，也不害怕。”但有时母亲为让我们开开眼界，便给我们讲大瀑布和天生桥的见闻，还夹上几段没有故事情节的相关古老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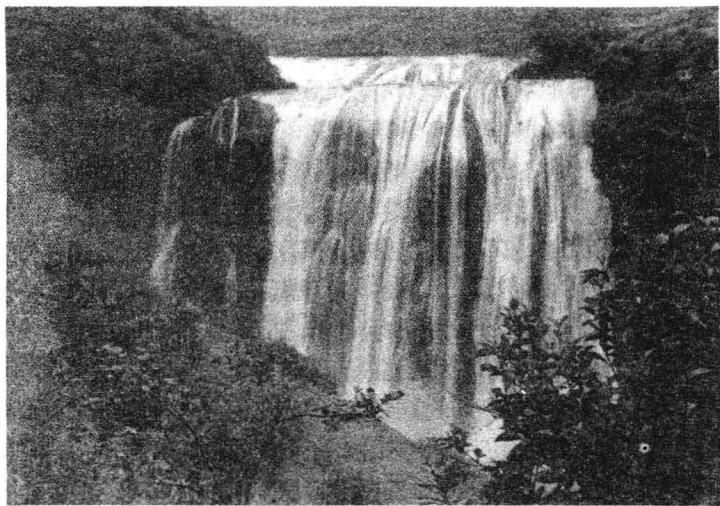
通过母亲之口，我知道母亲去割茅草是顺着白水河往下走，经过“哈呐”对岸“公水牛大瀑”的旁边。那瀑布好高好大，就象整条河的水从天上倾泻下来，冲进瀑下的大水潭，溅起冲天的水雾，水雾又象毛雨一样飘下来，“哈呐”房顶村巷，周边的林子路上，一年到头都是湿的。瀑布发出的轰响，象有千万头公水牛在一齐吼叫。我们好奇了，问母亲：“怪了，这白水河在我们村

后还平平的,好好的,咋就到了那里就断成一堵大崖了呢?”母亲告诉我们,才开天辟地的时候,听说我们这地方是平展展的一块大坳,后来洪水滔天了,这大坳的水没处消走。当时我们布依族的老祖宗是个高齐天的大人,他耕田的公水牛是条大得像山一样的牯子。他赶着大水牛把平坳犁成很多沟沟,让坳子的水顺着沟沟往下流。犁到大瀑这地方,水牛打盹不走了,老祖宗一鞭子打去,牛猛一蹦,犁口往下一插,便成了这堵大崖,就有公水牛大瀑。小时候总爱刨根问底:“妈,那后来水牛和老祖宗呢?”母亲说,水牛变成了水瀑前那座山,老祖宗到哪去了,上辈人也没讲。

母亲对大瀑布的描述,使我幼小时便对大瀑布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和神奇的想象。偶尔也会产生陪母亲去割一次茅草,去看看神奇大瀑的想法。但一想到母亲对天生桥可怕的描述,想到如果陪母亲去还得进那可怕的地方,便一次次打消了念头,不敢开口。后来天生桥开发成风景区后,我一边游览一边想象着未开发前的情景,觉得母亲的可怕描述是有道理的。天生桥我们布依族叫“壮这”,是特大消水洞的意思。大瀑布和瀑布下游另一条河的水,到那里莫名其妙地全钻到地下去了,往下半公里又莫名其妙地从一堵大崖下全冒了出来,流下去半公里又一头钻到地下去。这三几公里的大峡谷里,以前是没有道的,只有成群林立的怪石,怪石上顽强生长的树木和仙人掌树。想象着象母亲一样的妇女们,为了孩子们的一件新衣一双新鞋,小心翼翼又提心吊胆地在这石树密扎,连通地下暗河密布着的石坑边及杂草中慢慢摸索,心中别是一番滋味……但是朋友们,这是我对过去的想象,现在可好啦,有了崎岖弯曲的石阶路和安全的护栏,有别具一格的好些亭阁,你会享受到石水相映,石树相依的自然与物种生命和谐的神奇造化。母亲从前告诉我那地方最可怕的事,说“壮这”下面有十二担人的眼珠子。即是说那地方从古至今(应是我童年时),死的人特别的多,要是能在暗河里捞出所有死人的眼珠子,足够装上十二挑担子。这只是一种夸张的传说,但在

— 瀑乡四季民俗 —

过去经常死人是有可能的。以前,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许多妇女去割茅草,附近许多村寨的男人们每年冬天都要去采集足够用一年的柴禾,同时,我家乡用桐油照明的漫长时期,很多油贩要通过那里到盛产桐油的下游去贩桐油来卖,行路不慎、赶夜路或突然碰上涨大水,死人是难免的。但是我家乡的人们,一代接一代地具有大瀑布一样勇猛直前的倔犟精神,在严酷环境和艰辛岁月中不断地跋涉,终于走进了辉煌的今天。



一直怀着母亲对瀑布描述的记忆,带着多年无际的想象,直到我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才有机会目睹大瀑布的雄风。念小学时没有大人的带领不敢出远门,也就没有机会去看瀑布。上了初中,也时有同学抽空相约去看瀑布,但从学校到瀑布,来回得走六个小时的路,中餐得买干粮或到黄果树的饭馆吃。因为家里穷,每个周末得回家找母亲要她卖草鞋的钱来买饭票,哪

有余钱解决看瀑布的中餐？那次得以看瀑布，是我上了快三年的初中后，认识了一个念高中的同学，他家就住在离瀑布一公里的者斗寨。他说他家种有好多的李子树，李子熟了，去他家吃李子，顺便看瀑布。我高兴极了。吃过中午饭，便和他一起离开学校，顶着初夏的烈日，足足走了四个钟头，终于听到了母亲说的千万头公水牛的齐声吼叫，看到了那冲天的水雾。正是打田插秧的雨水季节，瀑布水很大很大。这是我看到的一次纯自然的“公水牛大瀑”，和后来常见到的黄果树瀑布感受绝然不同。那时没有游客，没有一栋洋房，只在瀑布 对面的公路边有座六根木柱撑着的茅草亭子，到瀑下去只有一条泥路；山、水、泥路、芳草、野树，我们的“公水牛大瀑”，全是天地营构的本质。那时我想世界找不出更好的词汇来形容眼前的大瀑，母亲给我的描述已经够朴实和完整的了。只有我母亲所说的那位先辈们也不知道哪去了的高齐天的老祖宗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我心中只是涌出阵阵无以言表的激动和慨叹。

我第二次见到大瀑布时，是时隔十三年后的 1982 年。从我与故乡瀑布的交往历程，使我感觉到人生就象一场有趣的游戏，也象一场怪怪的梦。读书时缺钱，到兵工局和公安局工作又没机会，后来调到省文联又几乎每年去三五趟；天天梦想着瀑布时难以相见，去多了干脆在车上睡觉等客人却又常常无可奈何地接连往黄果树跑，要是人生不象一场有趣的游戏，把与瀑布相见的机会平均分配，我又何需对瀑布有前些年那几多的相思呢？

瀑布在我眼前一次次地变，先是多了洋气的观瀑亭、石阶路，接着是老宾馆、新宾馆，整齐排列的树林，在大自然中砍出一道疤痕的缆车道，淹没鸟歌蝉鸣的喧闹、营造美丽夜景的射灯及在歌舞厅乱窜的妖艳女郎……在于我，更喜欢的是古色古香的“公水牛大瀑”，她成了潜藏于我身心的一种生命能量。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不论我的生存遭遇怎么地艰难，一旦想做什么事情，我便想着我应该具有家乡瀑布的精神，便象大瀑一样倔犟地去奋发，确

实也就实现了我不少的梦幻。对于后来的黄果树瀑布,我感谢大自然对我故土的恩赐。她给我家乡带来时代的文化和声音,使我的民族变成世人公认的“唯恐不如汉人”的民族。

朋友,你也许只知道我家乡有神奇壮观的瀑布群,却很少知道生活在景区里的布依族,还有与众不同的独特文化。我曾立志让大家实实在在地认识我家乡,所以我在《贵州本土文化 2001》丛书中推出《女巫——扁担山奇特文化探索》后,再在这套《贵州本土文化 2002》丛书里,献给你一本《瀑乡四季民俗——黄果树景区布依族风俗亲历》,带你去游览景区的人文风景线。



春

牵“莫”与挑新水
寻觅失落的文明
守望女儿的日子
到汉族老庚家作客
山会的季节
让牛流泪的油团粑
记忆刻木通信

牵“莫”与挑新水

关在搁在大门边竹编鸡笼的公鸡“扑扑扑”地拍打着翅膀打鸣了。1999年的大年初一踩着满地的枯叶，走进了山寨，推开了每家每户的木门。山寨沸腾了。

这里的布依族，从上一夜进入第二年的时间界分，不是凌晨零时，而是公鸡的第一声鸣叫。我拿出腰上的中文传呼机按出时间——2点45分。公鸡的第一声鸣叫，按照不同的季节，时间在2点半至3点10分之中，不尽相同。我没有去研究过公鸡第一声鸣叫中的季节时间差，但我相信公鸡的生物钟在某个地域来说，也许比钟表上的时间更具有自然属性。

这一年我回家乡过春节。每隔个一年两年，我要接母亲到省城来过一个冬天，到了清明节才送母亲回家乡。母亲在贵阳过春节的年份，我是不回家乡过春节的。年前我回了一趟家乡，要接母亲到贵阳，母亲说：“我去年春节才在你那里过，今年就在乡下过吧。要是你那里安排得下来，到时也全家都到乡下来过年。”母亲快80岁了，这两三年接她来贵阳，来不来我总得遵从她的意见。因为前年母亲在贵阳住四个多月后，她曾对我说过：“到贵阳住着，这日子真难受。你们都忙着上班，孩子们也忙着上学，就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守电视，要上街嘛又怕走错了路，到楼下走一走，我不懂汉语，别人讲啥也听不懂，找不到一个人说话。要是在乡下，我还可以帮你两个弟家做些家务，没事窜寨找那些老同伴说说话，到田坝溜溜，日子轻快得很。每次一想到要来贵阳，总怕遭呆在屋里闷出什么毛病来，不来嘛，又怕乡下人说闲话，说你们对老的不好，害媳妇遭冤枉背坏名……”我理解母亲当三个儿媳的婆婆很是为难，老怕社会对哪一个媳妇有点误会，也就随母亲的意了。

公鸡刚一打鸣,我那群侄儿侄女们便从电视机旁一轰而散,乱糟糟地各人寻找自己的东西——男孩一人拿着三炷早为他们准备好的香和纸钱,抓起三根早为他们准备好的早绳,蹦出大门就大喊大叫:“牵‘莫’啦!牵‘莫’啦!”女孩们也每人拿着三炷香和几张纸钱,挑着水桶,出门也大声叫唤着:“挑新水啦!挑新水啦!”一会儿,整个村子沸腾了,一阵接一阵的鞭炮轰鸣,大人們的欢呼和孩子们的呼喊,一串串冲天魔术弹照亮了山寨的夜空。

随着一阵“咕咚咚”的石块滚动声越来越近,男孩们把‘莫’牵回来,拴在牛圈门。女孩们也把新水挑来了。孩子们一回到家,围到影碟机旁,争抢着要把自己喜欢的影碟塞进机子去。不一会,从那些盗版影碟输出的闪烁着许多小方格的港片武打镜头跃然银屏上。从对面在广州打工回来的堂弟家里,传来了音响开得过大的唱走了调牛叫一般的《难忘今宵》的卡拉 OK 配唱声。不一会,门外又响起了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又去疯啦!小心点啊!”我三弟跑到门外去打招呼。我出门一看,我的大侄儿和七八个年轻小伙,已驾着双轮摩托,开着射灯,向寨巷冲去了。

“娃儿们要去哪?”

三弟告诉我,这两年过春节和以前不一样了。孩子们先是守着电视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接着便看影碟或者唱卡拉 OK,牵了‘莫’挑了新水,小伙子们就驾着摩托到扁担山的公路上去“飞车”。这是一道景区布依族的新的春节民俗。我真想去看看孩子们怎样“飞车”,但一转念,还是不去的好;因为在我家乡,老年人要是和年轻人凑热闹,人们就会说你老不正经,就会失去你作为老年人的庄重地位。在城里,象我这样当时四十八岁的人,当然算不上什么老年人。但在我家乡,我二弟有孙孙了,我堂弟的孙儿都会跑过来抱住我的脚说“大爷爷,钱,买新新”了,我得时时处处做出个大爷爷的样子,这是我们布依族传统的风范。虽然我没能到现场去看孩子们“飞车”,但我想象得出这道新民俗的风景线——三四十辆摩托,开